

品读江西

我和我的城

有梦有戏
新抚州

□ 刘国芳

一座城市，总在不断变化中，变大了，变美了，但再怎么变，我都会想起这座城市的以往，它在我记忆的深处停留。

记得很多年前，大概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吧，抚州很小，城市的边缘在抚州汽车站附近，汽车站边上有口水塘，有人说去乡下钓鱼，结果却在汽车站边上的水塘里钓鱼。那时候，汽车站附近，就是乡下了。以至有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去钓鱼，我都会说是去汽车站钓鱼吗？那儿也确实是在乡下，水塘过去是山，一片荒芜，我曾在山上追过蜻蜓，捉过蝴蝶。随后，城市扩大，那山上建起了房子，是抚州棉纺织厂和抚州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一片荒山，因为建了厂，有了单位，就热闹了，荒山野岭变成了城市。城市继续扩张，抚州第二棉纺织厂（当地俗称“二纺”）、抚州第三棉纺织厂（俗称“三纺”）相继建起，建在抚州南门外。这儿从前是坟山。记得有一年清明，去扫墓，看到从红石嘴至南门外，一路上都是人，山路蜿蜒，扫墓的人也在山路上蜿蜒，绵延不绝。城市还在扩张，向南扩张，荣誉大酒店以及抚州行政中心这些地方，也都是由荒郊野外变成了城市，变成了热闹的地方。

记得南关邮电所边上有路，顺路走，便是罗家岭张家。也是山路，五六月的时候，路两边开满了栀子花，无数次，我骑着自行车来摘栀子花，然后把花带回家插在瓶子里，于是这个季节，我家里每天芳香四溢。走过那段山路，就是罗家岭张家。再往前走，是朱饶村，这是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饶毓泰的故里。很多年前，我和一个叫华林的朋友经常去住朱饶村，村民热心，总会把我们往饶毓泰的旧居带，村里出了个著名科学家，村民们很自豪。这儿，就是现在的抚州行政中心。抚州行政中心南面，是抚州名人园，这里，耸立着抚州66座名人雕像，饶毓泰也在其中，这或许是朱饶村保留下的唯一痕迹吧。过朱饶村，是白岭村，抚州名人园就建在这个地方。白岭村西边，是凤岗河，河上有座叶家桥，一座小桥，只有两尺宽，七八米长。记得有一年我去玩，看见一个孩子从桥上掉下去，我急忙下水，把孩子救了上来。这孩子和他家人，后来好多年都跟我来住着。再说白岭村，往村庄南面去，就是仙临山周家。现在这个村变成了一个铜锣湾的楼盘。仙临山周家旁边是仙临山饶家，抚州火车站就在仙临山饶家的地盘上。车站前面，是仙临山祝家。再往前走，是高桥王家。过凤岗河，是邱家。再往前走，是凤岗镇，现在叫崇岗镇。从抚州汽车站到崇岗镇，有十二公里，现在全都高楼林立变成城市了。

其实，抚州只是在向南边扩张，而北面荆公路还是原来的荆公路，若士路也是原来的若士路。荆公路那些老屋还在，老屋门口依然坐一些老人，一如从前。一天在荆公路上流连，我问一个小伙，这条路为什么叫荆公路？小伙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坐老屋门口的老者有些责怪小伙的意思，说我们抚州古代出了很多名人，有王安石、汤显祖，还有晏殊、晏几道、曾巩和陆象山。王安石号荆公，这条街叫荆公路，当然是为了纪念先贤王安石。老者继续说，王安石官至宰相，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改革家，这些你应该知道。小伙点点头，面带羞惭地走了。我也走了，去了曾巩大道。我问一个女孩，我说这条路叫曾巩大道，你知道曾巩是谁吗？女孩说知道呀，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抚州南丰人，曾任齐州知州，齐州也就是现在的济南，济南人现在都说曾巩是个好官哩。我频频点头，女孩好像兴致很高，接着说抚州还有一条若士路，汤显祖号若士，他是伟大的戏剧家，著有临川四梦。我问临川四梦是哪四梦？女孩如数家珍，《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女孩接着说，因为汤显祖，因为临川四梦，我们抚州被称为有梦有戏的地方。女孩笑笑的样子，有些得意，而我，也连连为女孩点头。

在抚州，同样不变的还有孝桥乡，孝桥乡真有一座孝桥，二十四孝里有一个故事，叫王祥卧冰，传说王祥在一座桥上卧冰求鲤，后人把那座桥称为孝桥。桥还在，没有变化。当然，说孝桥一点没变也不可能，孝桥乡所有的村庄都铺了水泥路，平坦宽敞，还有就是农民的新房多了，一幢幢新房拔地而起，也让孝桥旧貌换了新颜。

孝桥人都在出门做手艺，如果你家装修，你问泥工是哪里人，他会告诉你，他是孝桥人。你问木工哪里人，他也会告诉你，他是孝桥人。你问刮瓷的是哪里人，他仍会告诉你，他是孝桥人。

这些做手艺的孝桥人让古老的孝桥长出了一栋栋新房，长出了好日子。

有时候，我真的会让自己在记忆的深处停留，想一些抚州的过去和从前，但很多时候，我又会从记忆的深处出走，这时候我会走上街去，流落在抚州的角角落落。一个早晨，我又出来了，我看见无数的高楼若隐若现在一片霞光里，远远看去，仿佛天上的街市。

但我知道，这不是天上的街市，这是抚州，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

井冈山

第 2317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浴火记

□ 李书哲

覆雪的山林，寂静如宇宙洪荒。一个黑色的身影向村庄深处走去。宽大的幽蓝色袍袖卷起凌厉的风，匆匆的步履踏入雪的围城，裹挟起细碎的雪珠向前奔涌，地面留下一行影影绰绰的脚印。

明崇祯十年(1637)，郭维经回到了家乡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离家十二载，一晃已近知天命之年，这一程着实走得太远也太累了。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读书人，原本和天下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然而，天下纷争四起，党争余毒未尽，赋税连年加重，尤其北方闹旱荒，百姓早已无以为继，可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监察御史，除了屡次上疏泣血呼吁怒怒天颜，他还能做些什么？

离任南京监察御史之职，脱下那身绣着赤足鸂鶒的青袍后，他确实感觉到短暂的轻松和久违的愉悦。无须担负巡河、巡城、巡仓的重任，无须理会权臣夹枪带棒的话茬，无须忍受地方官吏横眉立目的淫威，无须斟酌自己的言辞是否锋芒太露，无须再思量要如何解除民困以至于夜不能寐……而家乡是他运行中唯一的牵挂，还有含辛茹苦独力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

在他总角之年，父亲就抱恨冤死狱中，一场关于家族祖坟山场的争端也随之戛然而止。听说父亲最后沉入了冰冷的湖水中，尸骨无存。他无法想象父亲经历的种种，只领取到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条斑斑血迹染成深黑色、烂得不成样的裤子。那天，他跑进人迹罕至的杉树林痛哭一场，擦干眼泪后他长大了。素缟麻衣的母亲整理好悲恸，郑重地把那条裤子整整齐齐地叠好，摆放在了他书桌前的长凳上。

滴水成冰的夜里，猛烈的北风冲破了那一层薄薄的油纸，呼啸着从窗棂钻入，几乎吹熄愈发黯淡的烛火，已有些许困倦的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余光从书页转向长凳上一——他明白母亲这么做的用意，以此提醒自己肩负着一家人的期许，读书更须勤奋上进。靠着亲朋和友人的资助，他得以赴省城参加乡试和上京会试，不负众望考中了举人，天启五年(1625)又考取了进士。

“当好百姓的父母官，尽心尽职，报效国家；莫要贪图荣华富贵，清清白白，永不忘本。”言犹在耳，然而母亲已经不在。回籍居丧的日子里，他一直恪守礼节，日日身着孝服，点燃孝烛敬放于灵堂之上，在悬挂的白色孝幡下跪拜母亲……回归最初的生活，他内心感到无比宁静。他希望就这样度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这里群山巍峨，万木葱茏，绕村而过的蜀水河一派清波，上空水汽氤氲，是个宜居之地。不管时事如

何纷繁复杂，在这样的地方住一间房，耕一亩地、种一畦菜，与梅兰竹菊为友，定能护佑自己和家人的余生。

仰仗五斗江村父老乡亲们的信任，他还可以大刀阔斧地兴农林、修水利、建长堤、教化一方，这些有益民生的实事哪一件不比入朝为官强？他对脚下这片土地充满了热情，处处都是施展才干的地方。他和聪慧的小女儿明珠仔细测试和反复实践，发现了树木的年龄越大材积也就越大的纵横生长关系。通过围量、计算及码分、转贯、品色、码印等方法，竟然可以计算出木材材积，比之前的方法简便了不少！他激动地给这个算法命名为“龙泉码”，受到林农和木材商人的广泛赞誉。

故事如果沿着这样的走向，历史或许会驶向另一条航道，郭维经也许会成为像徐光启、宋应星那样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农林学家。

可是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

北都春寒料峭，王朝内忧外患。人们已经忘记崇祯十七年(1644)究竟下了多少场雪，但是杨柳依依的护城河边，冰冷厚重的雪逐渐消融的时候，蔓延的火焰吞噬着皇城的宫墙，大西北的铁蹄踏碎了王朝中兴的清梦。

对于中国大历史来说，那是一个大事件层出不穷的年份。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张献忠成都称帝……王朝的帷幕顷刻间被血色所浸染，又消失在晨钟暮鼓之间。

南明隆武二年(1646)，郭维经向着东南方奔去，从赣江到鄱阳湖，再入闽江。深山密林没有留住他，激浪波光没有留住他，妻子儿女也没有留住他。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不继续隐逸在自己心之所向的避难所？他为什么要从江湖之远回到风雨飘摇的朝堂之上？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耳闻那么多旧日同僚的归途之后，他为什么还要飞蛾扑火般地奔赴一场不可能走到终点的旅程？

此次，在福州称制的唐王朱聿键任命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管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五省军务。他重新忙碌起来。闪着凛冽寒光的铁盔和罩甲，让这个看起来原本有几分羸弱的长须书生变得英姿勃发、精神抖擞。他忙着操练三军，忙着检查修筑的防御工事，忙着奔走查探敌情，忙着反复分析行军作战路线，营帐之中的灯火经常昼夜不息……

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满清十万铁骑势如破竹，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一座座城池接连失守，南方的水草里弥漫着肃杀的血腥之气。自四月以来，清军十二营大军

兵临赣州城下，赣州危矣！兵部尚书杨廷麟、右侍郎万元吉坚壁清野，拼死守城。南明朝廷也急调各地人马，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纷纷赶来支援；郭维经与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入赣协防；扎在南安府大庾县(今大余)的来自潭部和襄菜、黎遂球的水师共七千人，零都谢志良的援军一万多人；还有原任福宁知州的揭重熙率部赶来。

然而，在赣县梅林展开的三场血战连连失利：先是一支南明军渡河时中了清军埋伏，纷纷落水，损失惨重；接着渡河再战仍被打败；杨廷麟率率的龙武新军张安所部，又被清军的骑兵分段截断，被火炮弓箭猛烈射击……

焦头烂额的南明被逼到了墙角。南明军与城内百姓组成的义军坚守半年之久的赣州城，俨然已是最后一个堡垒。那是一座城的劫难与沦亡，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这座城休戚相关。可多次整编的南明军队成分复杂，加上指挥失误，最终数万南明军竟不堪一击，节节败退。不久，唐王在福建汀州被害的消息传到赣州，南明军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士气急剧下降。

故事的结局并没有出乎意料。《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六》和赣州市博物馆现存的《赣州府志》《赣县志》等文献资料能找到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十月初四，清军攻破赣州，许多将领和百姓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刻，城西的清水塘‘积尸平地’。”

——“及城破，维经入岷峨寺自焚死，奇胤亦死之。”

——“万元吉、杨廷麟等与六千守城将士殉国，满清屠城。”

三

火是带给人光明和温暖的事物。从远古时代的茹毛饮血到开启华夏文明起源的钻木取火，再到保留至今的节庆传统仪式烧塔，我们处处可以看见火。它燃烧着，卷曲着、跳动着，它带来了一切，也终结所有。

三百多年前那个霜染红叶的秋天，赣州城冲天的火光将天空烧出赤色的窟窿，勇敢的士人与嘶鸣的战马冲入了一片烽火，纸张在火焰中卷曲，沉重的钵甕堕落在冒着浓烟的阶石上，隐约有如金石之声。时代的大幕在漫天飞扬的灰烬里缓缓落下，留下无限艰难。

我在故纸堆里寻觅着郭维经的痕迹。《明史》对他的记载不过区区五百余字，但这似乎又合乎情理，因为他既不是辅佐朝政多年的股肱之臣，也不是籍籍无名的面目模糊之人。他只是个秉承正义之志的读书人。他在火中完成了自己的涅槃。

在赣州市博物馆，我见到了他的画像。

五格抽屉

□ 金艺

长丝带。抽屉里也藏过我童年唯一的玩具——一条不锈钢材质的小草鱼。这条小草鱼只有大人中指那般长那般粗，一片片鱼鳞栩栩如生，眼睛和尾巴活灵活现，用手轻轻碰它还会摇头摆尾。我视若珍宝，每天玩一会就把它藏在抽屉里，生怕它游走。

这个抽屉也藏过我爱吃的零食。每年过年的时候，爸妈会炒一大桶西瓜子，桶里的瓜子还满时，我就偷偷用塑料袋装一小袋，塞到抽屉最里面的一角，用衣服盖上。一个抽屉也就二十七公分高，三十七公分长，那时总以为它很深很深，能藏住自己的秘密，其实没多久就被妈妈和姐姐发现。她们装作不知道，等大桶里的瓜子都吃完了，我拿出那小袋瓜子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她们才哈哈大笑，说我像个小老鼠会藏食物。妈妈还提醒我食物最好不要和衣物一起放在抽屉里，会引来真的小老鼠。

每个抽屉都没锁，只装了木制的树叶形小把手。当我稍稍长高后，也开始对

其他四个抽屉产生好奇，有时在折放衣物时会多看几眼，妈妈、姐姐和哥哥的抽屉没啥好看的，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衣服。不过也有可能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姐姐和哥哥也藏过信件、弹弓、录音带或者别的什么青春的记忆，谁知道呢。

爸爸的抽屉虽然高高在上，却像个公共空间，谁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开。他的衣物少，经常只占用半边抽屉，另外半边放着户口本、粮票和零钱，还会放些上班时要用到的三角旗、口哨、手电筒。

哥哥会来这格抽屉拿户口本和粮票去买米，妈妈和姐姐会来拿零钱去买菜，我有时会拿口哨、手电筒和三角旗玩一会儿，然后乖乖放回原处。

几十年过去，我对五格抽屉的称呼始终没变，依然是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哥哥的和我的，它们的功能却发生了变化。

先是姐姐远赴广东生活，每次回来她都在自己的大行李箱中拿取衣物，小抽屉完全装不下她琳琅满目的物品。哥哥成家

那是一张遥远的、英气的、忧郁的、痛楚的、饱经沧桑的脸。那是一张读书人的脸。

郭维经，天启五年(1625)进士；万元吉，天启五年(1625)进士，诗人；杨廷麟，崇祯四年(1631)进士，东阁大学士。说来十分巧合，最后与这座城有关的人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都是进士出身的文臣，都因耿直和直言进谏郁郁不得志，都在天下危亡之际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守土之责并试图力挽狂澜。

从地理位置来看，岷峨寺位于赣州城区北部，东与曾家巷、天王寺巷相会，西接坛子巷，中通吕屋巷，处处是出口，而天下之势已成定局，徒留一具肉身又有何用？无处可退之际，郭维经对部下、家人叹息道：“吾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愿做明朝鬼，下不葬清朝地。”郭维经死后，家乡的虎形山上竖起了一座衣冠冢，并遵照他的遗志，棺材吊起来，上面用茅棚盖住，与天地不复相见。在这样的家风教诲下，郭维经的后人收兵回到家乡五斗江村掘山死守，抵抗清兵。次年九月，因清兵偷袭，其子、侄均尽节殉国。

人生总有一些更深远的命题要用生命去书写答案。再把地域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龙泉县所属的吉安府，古称庐陵郡。这片土壤孕育了灿若星河的庐陵文化和风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因直言进谏数次被外贬、外放；徽、钦二帝被俘，建康城破，兵败被俘的杨邦义血书“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后慷慨就义；秦松主和，胡铨上疏力斥和议，从枢密院编修被贬至吉阳军(今海南三亚)；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的抗元名臣文天祥，被押至元大都囚禁三年，面对威逼利诱誓死不屈；总裁《太祖实录》、纂修《永乐大典》的大文学家解缙，在被人诬告历经牢狱之灾后立雪而死，终年47岁……

火，早已在庐陵大地上伏笔千里。及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遂川、永新、井冈山，一个个地名被次第点亮，终成日后的燎原之势。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大无畏气概？一群衣衫褴褛、脚上穿着草鞋的人们以身试炼，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命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投入战斗的战场，直至生命燃尽的最后一刻。

头可断，血可流，信仰永不消弭。能够在火中锻炼，就意味着必须具备一种特质：坚硬。比如矿物质、金属和陶瓷。在烧制木叶天目盏的吉州窑，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成百上千年。我专程去探访过吉州窑的龙窑烧窑。身着海青色工服的把班师大汗淋漓地往窑中投注着燃料，他们的神情专注而虔诚，因为在烈焰的煅烧中，美器可成，秉性可成，气节可成。

后，就住在妈妈家附近，也不再需要这格小抽屉。后来爸爸病逝，他的抽屉被妈妈接管，放她年轻时抄的歌本、记的账本，还有现在抄录的一些养生食谱。

第二格抽屉已完全装不下妈妈的衣物和私人用品，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家都是妈妈一个人的，她往哪里放都可以。

她唯独没有占用的是最下面那格抽屉，因为我双休日偶尔还会回去陪她住一晚，我换洗的衣服及常用物品虽然比小时候多很多，但还是习惯性地放进这格抽屉里，妈妈要留点什么给我带走，也会早早放进我的抽屉，然后提醒我：记得在你的抽屉里拿。

每当她这么叮嘱时，我就忍不住眼眶一热。

在我早已离开的父母家，还有一格完全属于我的小抽屉，它提示我不忘来路，也给我莫大的底气，只要妈妈还住在那栋老宿舍楼里，我就可以随时踏上温暖的归途。

心香一瓣

我对娘家记忆最深的家具是父母卧室里那个五斗柜，左边放全家的棉被和冬天的厚衣服，右边有五格抽屉，属于家庭五个成员，放各自的轻薄衣物和私人用品。

五格抽屉按主人的年龄大小依次排列，从上到下分别是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哥哥的和我的。

没有谁多占，也没有谁少得，在长幼有序的前提下视同仁。打制这个五斗柜时，我三岁，哥哥七岁，姐姐九岁，那会儿我还不太会自己开关抽屉拿取衣物，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独立性被充分尊重。这样的分配方式也让全家的衣物摆放井井有条。

我一直以为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长大后才知道很多同龄人在原生家庭从来没有过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抽屉，有人甚至都不记得自己的衣物存放在哪里。当别人家的妈妈被孩子们问这问那找东西五心烦躁时，我妈却没有这样的烦恼。

起初我只关心自己的抽屉，里面有漂亮的衬衫、可爱的小裙子，还有扎辫子的